

魯迅

幸福的家庭

——擬許欽文

“……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；那作品，像太陽的光一樣，從無量的光源中涌出來，不像石火，用鐵和石敲出來，這才是真藝術。那作者，也才是真的藝術家。——而我，……這算是什麼？……”他想到這裏，忽然從床上跳起來了。以先他早已想過，須得撈幾文稿費維持生活了；投稿的地方，先定為幸福月報社，因為潤筆似乎比較的豐。但作品就須有範圍，否則，恐怕要不收的。範圍就範圍，……現在的青年的腦裏的大問題是？……大概很不少，或者有許多是戀愛，婚姻，家庭之類罷。……是的，他們確有許多煩悶著，正在討論這些事。那麼，就來做家庭。然而怎麼做呢？……否則，恐怕要不收的，何必說些背時的話，然而……。他跳下臥床之後，四五步就走到書桌面前，坐下去，抽出一張綠格紙，毫不遲疑，但又自暴自棄似的寫下一行題目道：《幸福的家庭》。

他的筆立刻停滯了；他仰了頭，兩眼瞪著房頂，正在安排那安置這“幸福的家庭”的地方。他想：“北京？不行，死氣沉沉，連空氣也是死的。假如在這家庭的週圍築一道高牆，難道空氣也就隔斷了麼？簡直不行！江蘇浙江天天防要開仗；福建更無須說。四川，廣東？都正在打。山東河南之類？——阿阿，要綁票的，倘使綁去一個，那就成為不幸的家庭了。上海天津的租界上房租貴；……假如在外國，笑話。雲南貴州不知道怎樣，但交通也太不便……。”他想來想去，想不出好地方，便要假定為A了，但又想，“現有不少的人是反對用西洋字母來代人地名的，說是要減少讀者的興味。我這回的投稿，似乎也不如不用，安全些。那麼，在那裏好呢？——湖南也打仗；大連仍然房租貴；察哈爾，吉林，黑龍江罷，——聽說有馬賊，也不行！……”他又

想來想去，又想不出好地方，於是終於決心，假定這“幸福的家庭”所在的地方叫作 A。

“總之，這幸福的家庭一定須在 A，無可磋商。家庭中自然是兩夫婦，就是主人和主婦，自由結婚的。他們訂有四十多條條約，非常詳細，所以非常平等，十分自由。而且受過高等教育，優美高尚……。東洋留學生已經不通行，——那麼，假定為西洋留學生罷。主人始終穿洋服，硬領始終雪白；主婦是前頭的頭髮始終燙得蓬蓬鬆鬆像一個麻雀窠，牙齒是始終雪白的露著，但衣服卻是中國裝，……”

“不行不行，那不行！二十五斤！”

他聽得窗外一個男人的聲音，不由的回過頭去看，窗幔垂著，日光照著，明得眩目，他的眼睛昏花了；接著是小木片撒在地上的聲響。“不相乾，”他又回過頭來想，“什麼‘二十五斤’？——他們是優美高尚，很愛文藝的。但因為都從小生長在幸福裏，所以不愛俄國的小說……。俄國小說多描寫下等人，實在和這樣的家庭也不合。‘二十五斤’？不管他。那麼，他們看看什麼書呢？——裴倫的詩？吉支的？不行，都不穩當。——哦，有了，他們都愛看《理想之良人》。我雖然沒有見過這部書，但既然連大學教授也那麼稱贊他，想來他們也一定都愛看，你也看，我也看，——他們一人一本，這家庭裏一共有兩本，……”他覺得胃裏有點空虛了，放下筆，用兩隻手支著頭，教自己的頭像地球儀似的在兩個柱子間掛著。

“……他們兩人正在用午餐，”他想，“桌上鋪了雪白的布；廚子送上菜來，——中國菜。什麼‘二十五斤’？不管他。為什麼倒是中國菜？西洋人說，中國菜最進步，最好吃，最合於衛生：所以他們採用中國菜。送來的是第一碗，但這第一碗是什麼呢？……”

“劈柴，……”

他吃驚的回過頭去看，靠左肩，便立著他自己家裏的主婦，兩隻陰淒淒的眼睛恰恰釘住他的臉。

“什麼？”他以為她來攪擾了他的創作，頗有些憤怒了。

“劈架，都用完了，今天買了些。前一回還是十斤兩吊四，今天就要兩吊六。我想給他兩吊五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好，就是兩吊五。”

“稱得太吃虧了。他一定祇肯算二十四斤半；我想就算他二十三斤半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好，就算他二十三斤半。”

“那麼，五五二十五，三五一十五，……”

“唔唔，五五二十五，三五一十五，……”他也說不下去了，停了一會，忽而奮然的抓起筆來，就在寫著一行“幸福的家庭”的綠格紙上起算草，起了好久，這才仰起頭來說道：

“五吊八！”

“那是，我這裏不夠了，還差八九個……。”

他抽開書桌的抽屜，一把抓起所有的銅元，不下二三十，放在她攤開的手掌上，看她出了房，才又回過頭來擲書桌。他覺得頭裏面很脹滿，似乎極極叉叉的全被木柴填滿了，五五二十五，腦皮質上還印著許多散亂的亞刺伯數目字。他很深的吸一口氣，又用力的呼出，仿佛要借此趕出腦裏的劈柴，五五二十五和亞刺伯數字來。果然，吁氣之後，心地也就輕鬆不少了，於是仍復恍恍惚忽的想——“什麼菜？菜倒不妨奇特點。滑溜裏脊，蝦子海參，實在太凡庸。我偏要說他們吃的是‘龍虎斗’。但‘龍虎斗’又是什麼呢？有人說是蛇和貓，是廣東的貴重菜，非大宴會不吃的。但我在江蘇飯館的菜單上就見過這名目，江蘇人似乎不吃蛇和貓，恐怕就如誰所說，是蛙和鱔魚了。現在假定這主人和主婦為那裏人呢？——不管他。總而言之，無論那裏人吃一碗蛇和貓或者蛙和鱔魚，於幸福的家庭是決不會有損傷的。總之這第一碗一定是‘龍虎斗’，無可磋商。

“於是一碗‘龍虎斗’擺在桌子中央了，他們兩人衙時捏起筷子，指著碗沿，笑迷迷的你看我，我看你……。

“‘My dear, please.’

“‘Please you eat first, my dear.’

“‘Oh no, please you!’

“於是他們衙時伸下筷子去，衙時夾出一塊蛇肉來，——不不，蛇肉究竟太奇怪，還不如說是鱔魚罷。那麼，這碗‘龍虎斗’是蛙和鱔魚所做的了。他們衙時夾出一塊鱔魚來，一樣大小，五五二十五，三五……不管他，衙時放進嘴裏去，……”他不能自制的祇想回過頭去看，因為他覺得背後很熱鬧，有人來來往往的走了兩三回。但他還熬著，亂嘈嘈的接著想，“這似乎有

點肉麻，那有這樣的家庭？唉唉，我的思路怎麼會這樣亂，這好題目怕是做不完篇的了。——或者不必定用留學生，就在國內受了高等教育的也可以。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的，高尚優美，高尚……。男的是文學家；女的也是文學家，或者文學崇拜家。或者女的是詩人；男的是詩人崇拜者，女性尊重者。或者……”他終於忍耐不住，回過頭去了。

就在他背後的書架的旁邊，已經出現了一座白菜堆，下層三株，中層兩株，頂上一株，彙他疊成一個很大的 A 字。

“唉唉！”他吃驚的嘆息，霎時覺得臉上驟然發熱了，脊梁上還有許多針輕輕的刺著。“吁……。”他很長的噓一口氣，先斥退了脊梁上的針，仍然想，“幸福的家庭的房子要寬綽。有一間堆積房，白菜之類都到那邊去。主人的書房另一間，靠壁滿排著書架，那旁邊自然決沒有什麼白菜堆；架上滿是中國書，外國書，《理想之良人》自然也在內，——一共有兩部。臥室又一間；黃銅床，或者質樸點，第一監獄工場做的榆木床也就夠，床底下很乾淨，……”他當即一瞥自己的床下，劈柴已經用完了，祇有一條稻草繩，卻還死蛇似的懶懶的躺著。

“二十三斤半，……”他覺得劈柴就要彙床下“川流不息”的進來，頭裏面又有些極極又叉了，便急忙起立，走彙門口去想關門。但兩手剛觸著門，卻又覺得未免太暴躁了，就歇了手，祇放下那積著許多灰塵的門幕。他一面想，這既無閉關自守之操切，也沒有開放門戶之不安：是很合於“中庸之道”的。

“……所以主人的書房門永遠是關起來的。”他走回來，坐下，想，“有事要商量先敲門，得了許可才能進來，這辦法實在對。現在假如主人坐在自己的書房裏，主婦來談文藝了，也就先敲門。——這可以放心，她必不至於捧著白菜的。

“‘Come in, please, my dear.’”

“然而主人沒有工夫談文藝的時候怎麼辦呢？那麼，不理她，聽她站在外面老是剝剝的敲？這大約不行罷。或者《理想之良人》裏面都寫著，——那恐怕確是一部好小說，我如果有了稿費，也得去買他一部來看看……。”

拍！

他腰骨筆直了，因為他根據經驗，知道這一聲“拍”是主婦的手掌打在他們的三歲的女兒的頭上的聲音。

“幸福的家庭，……”他聽到孩子的嗚咽了，但還是腰骨筆直地想，“孩子是生得遲的，生得遲。或者不如沒有，兩個人乾乾淨淨。——或者不如住在客店裏，什麼都包給他們，一個人乾乾……”他聽得嗚咽聲高了起來，也就站了起來，鑽過門幕，想著，“馬克思在兒女的啼哭聲中還會做《資本論》，所以他是偉人，……”走出外間，開了風門，聞得一陣煤油氣。孩子就躺倒在門的右邊，臉擲著地，一見他，便“哇”的哭出來了。

“阿阿，好好，莫哭莫哭，我的好孩子。”他彎下腰去抱她。

他抱了她回轉身，看見門左邊還站著主婦，也是腰骨筆直，然而兩手插腰，怒氣沖沖的似乎豫備開始練體操。

“連你也來欺侮我！不會幫忙，祇會搗亂，——連油燈也要翻了他。晚上點什麼？……”

“阿阿，好好，莫哭莫哭，”他把那些發抖的聲音放在腦後，抱她進房，摩著她的頭，說，“我的好孩子。”於是放下她，拖開椅子，坐下去，使她站在兩膝的中間，擎起手來道，“莫哭了呵，好孩子。爹爹做‘貓洗臉’給你看。”他衙時伸長頸子，伸出舌頭，遠遠的對著手掌舔了兩舔，就用這手掌擲了自己的臉上畫圓圈。

“呵呵呵，花兒。”她就笑起來了。

“是的是的，花兒。”他又連畫上幾個圓圈，這才歇了手，祇見她還是笑迷迷的掛著眼淚對他看。他忽而覺得，她那可愛的天真的臉，正像五年前的她的母親，通紅的嘴唇尤其像，不過縮小了輪廓。那時也是晴朗的冬天，她聽得他說決計反抗一切阻礙，為她犧牲的時候，也就這樣笑迷迷的掛著眼淚對他看。他惘然的坐著，仿佛有些醉了。

“阿阿，可愛的嘴唇……”他想。

門幕忽然掛起。劈柴運進來了。

他也忽然驚醒，一定睛，祇見孩子還是掛著眼淚，而且張開了通紅的嘴唇對他看。“嘴唇……”他擲旁邊一瞥，劈柴正在進來，“……恐怕將來也就是五五二十五，九九八十一！……而且兩隻眼睛陰淒淒的……。”他想著，隨即粗暴的抓起那寫著一行題目和一堆算草的綠格紙來，揉了幾揉，又展開來給她拭去了眼

淚和鼻涕。“好孩子，自己玩去罷。”他一面推開她，說；一面就將紙團用力的擲在紙簍裏。

但他又立刻覺得對於孩子有些抱歉了，重複回頭，目送著她獨自熒熒的出去；耳朵裏聽得木片聲。他想要定一定神，便又回轉頭，閉了眼睛，息了雜念，平心靜氣的坐著。他看見眼前浮出一朵扁圓的烏花，橙黃心，從左眼的左角漂到右，消失了；接著一朵明綠花，墨綠色的心；接著一座六株的白菜堆，屹然的擲他疊成一個很大的 A 字。

一九二四年

二月一八日。

[1]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上海《婦女雜誌》月刊第十卷第三號。

本文發表時篇末有作者的《附記》如下：“我於去年在《晨報副刊》上看見許欽文君的《理想的伴侶》的時候，就忽而想到這一篇的大意，且以為倘用了他的筆法來寫，倒是很合式的；然而也不過單是這樣想。到昨天，又忽而想起來，又適值沒有別的事，於是就這樣的寫下來了。祇是到末後，又似乎漸漸的出了軌，因為過於沉悶些。我覺得他的作品收束，大抵是不至於如此沉悶的。但就大體而言，也仍然不能說不是“擬”。

二月十八日燈下，在北京記。”